

小說組 | 佳作

溫度

陳育萱



個人簡歷

彰化人，東華大學創英所畢業，曾於南方蟄居七年，創辦「鼓在文學的風上」偏鄉閱讀服務計畫。目前執教於彰化高中，共同策展卦山力藝術祭，合作地方誌《炯話郎》。著有短篇小說集《南方從來不下雪》、長篇小說《不測之人》，散文集《佛蒙特沒有咖哩》。曾獲時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文化部藝術新秀與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作家。詩、散文、小說作品刊載於《週刊編集》、《印刻文學生活誌》、《聯合文學》、《幼獅文藝》與各副刊。

得獎感言

離開南方是 2017 年的事，但迄今人與事的溫度俱在，於是時時折返，不以為倦。

今年打狗鳳邑文學獎給予一個絕佳機會，讓我在有限的時間裡，藉著小說重回南方懷抱，並正巧知曉那將是芒花漫地的時節，隱隱呼應了小說主角佇立的場景。

我很感謝。

1

藍與粉紅的幾何圖形，從大拇趾開始切割，再從腳掌輻射散開。依稀看到鏡子中的人影，卻一瞬間感覺視線模糊。

牙刷旁的牆壁爬過一群螞蟻，沿著磁磚縫隙，飛快急躁。腦中不自覺冒出醫生略帶嘲弄的口吻，這不是飛蚊症啊小姐！

她把牙刷伸進口腔，抗衡喉嚨深處的腐臭。這是近月來發現的事，簡直如同內臟衍生腐壞，刁蠻地依附在她那濕滑的咽喉。但若抽出牙刷仔細一嗅，卻又什麼也沒聞到。

窗外陽臺閃進一隻珠頸斑鳩。

幻覺一般，斑點越是細小，她就越容易想起久遠的記憶，勾搖滾動著潮褪的岸頭，暗面一般的，使人微微低下頭去的場面。

手臂上的細點，小小壓抑的破碎聲，轉眼散彈到視網膜上，令人必須緊緊閉上雙眼。

「有人嗎？有人嗎？」扯開嗓子的問句丟到夢境裡，龐然而面無表情的惡鬼們擠在窗口，對屋子裡大喊。青綠得像未熟芒果的顏色，鳳梨皮一般的皮膚。

三流的恐怖電影。

漫天粉末撒向天空，天空又低又薄，很快就染成一大片複雜的顏色。好燙！背部沿著頸部直到整個頭都不像是自己的，熱到極點的瞬間，她看見自己的頭，那樣溫柔又那樣可恥地跟一團大

火熊熊起舞。在急促的換氣中，火吞吃了所有能夠呼吸的可能。她拼命地拼命地邁開腳步，想追隨前方的長髮的女人。

不遠處就有安全的地方。

是誰？是誰告訴她的？

一眨眼，刺眼的煙霧滯留，從每個隙縫鑽出，全境擴散，再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

她變成了它，尖銳的笛聲讓場面一度混亂。她對自己吹氣，瞬間，醒了過來。

奪！奪！奪！

木門的敲擊聲讓她下了床，她用拐杖撐走到窗邊。窗外天色昏暗，時間未明。

開門，郵差遞來掛號信，「小姐，請簽收」。

郵差騎車離去，她拿著一箱包裹站在原地。信封上沒有署名寄件人，這使她呼吸不穩。

謝茹君，姊姊的名字在重新烈起來的日光下看起來，筆劃之間乖張疏離。她拄穩拐杖進屋，屋中溫度與外邊截然不同，渾身隱隱作癢的事實，讓她深吸一口氣。現在，她動作遲緩得多，花了比預期更多的時間拆封。她想起已經過世的阿嬤，老朽到極點時，就像一顆乾枯懸在枝頭的果子，每有風來，核心龜裂的痕跡又悄悄爬出一道。阿嬤麻布舊衫下的皺褶深入皮肉，外邊細微的變動，裡面就可能傷筋動骨。

她曾經攙扶著那道遲緩，可走著走著，阿嬤放在她掌心的力道就消失了。抬頭一看，阿嬤不知何時輕飄飄地飄浮在半空，跟種在屋子旁的木瓜樹一般高。

「阿嬤，緊落來！」她喊。

沒有任何表情的阿嬤，彷彿身在光罩。頭髮落得乾淨，衣衫慢慢縮小，直到身如嬰兒。在一個呼吸間，雲層矮過阿嬤。那刻起，阿嬤就不在世間了。

她一路哭著，把這個故事告訴還沒離開的父親。再大了些，告訴她的男朋友。不過，很少得到專心的回應。那像是臉書的一個讚，或是，喔。

浮萍遮光的小水池，一隻落單的赤蛙，一群沒有人看顧的卵。濕潤的皮膚遭到乾癟的酷刑，這不是一種意外，是一種命運。一年前，她接收了一張票。扁平的紙片，光澤感十足，上面的數字正好是輪休日。

善意的禮物，她接過同事因急事而不能去的入場券。同事笑著說，「送妳，玩得開心喔！」

臨時的加班讓她來不及回家換裝也只跟男友在線上提了一下，於是一身套裝來到現場。近晚的樂園，她感受水珠四處噴濺，伴隨陡升陡降的尖叫，有一張偌大而沁涼的網，罩住整個會場，每張臉都漾著薄薄的水氣，光滑青春；來回走動的腿，繃得像是叢林裡的動物，散發野性的瘋狂。

DJ 不時調快的音樂讓人不管有沒有喝酒，都能在拍拍分明的節奏中，找到頓點，跳在每個記號上，跟著臺上主持人倒數。

數字的意義，就是要所有人一起確認驚喜，五……，她看到臺上舉起鋼瓶，自己的腳掌則被淹在張狂的色彩中，微細的粉末，四……，比基尼辣妹在她身後跳著，推了一下她的肩膀，三……

嗨，妳也在這喔？

好久不見！怎麼今天有空來參加？

互相問候讓她錯過最後的倒數。可是又有什麼關係？她湊近，想聽清楚對方的聲音。

忽然間，灌入耳朵的如同猛烈大水，震得她耳膜發疼。她在嗡嗡作響的狀態中，看到舞臺進入一圈駭人的火光中。

她看著赤焰很快地伸出暴躁的手，將十倍驕陽般酷烈的熱度瞬間投入遍地的塵粉，何其詭異的特效！她一口氣沒喘上來，就發現自己無法呼吸了。這讓她痛苦地蹲伏著，在這時刻，大地震動，所有站立的雙腳都被焦慮與恐怖驅趕，沒有一對腳停在原地，甚至，踢了她好幾下。

她勉強站起來，世界宛如一個巨大灰黑的帳篷，使她暈眩的是停留在半空中瘋狂飄盪的粉塵。煙霧掃過來，竟然會痛！愣了一下，發現屁股和後腿都燙得不得了，灼得發痛。在她附近的人們開始尖叫，聲嘶力竭毫無保留，明顯帶著無比痛苦的聲音。她用眼睛盡量辨識，發現那是火！狡黠藏在煙霧中的火舌，不知何

時已肆虐在每一吋她見到的，皮膚。

有人抱著頭，火吞吃著頭。有人驚慌地用手拍打身體，手掌引起火的興趣，於是連手也燃燒了起來。

救救我！她在心裡喊。不知不覺，她發現自己在某個瞬間已喊出聲來。她朝著不知名的方向衝過去，沿途都是人與火舌的戰鬥。咚！她跳進水深及膝的池子，還撞到了其他人。她以手揉開雙眼，池子內早已或坐或站了好多人。

彷彿被抽乾的空氣，只見所有人瘋狂地咳嗽，一邊用手沾水，絕望地潑自己。一股極令人反胃的氣味瀰漫開來，宛如攔在垃圾堆的所有髒臭之物，在高溫下，釋放令人沮喪的祕密。

快停下來！她喊了一聲，可是被粗糙如石的聲線嚇一跳。連走一步都痛苦不堪的呻吟聲，越來越刺耳。其他人也跟她一樣，發出類似的聲音。

從池子四周望去，從灰濃暗霧穿出來的是手，有時候是腿，軀幹在之中時隱時現，掙扎著。粉塵包著火，悶烤著所有移動的影子。

連影子都不放過啊……，她躺下來，意識好像到了另一個地方。

無論再過多久，她都不願意再想起來。

在沉沉失序的世界裡，她不知為何能從地上爬起來，雙腿有了力氣，跨過，再跨過，她把風甩在後頭。

風在身後吹出火來，毛細孔束緊，每一步都千鈞一髮。
她的前方一片黑暗。

2

茹君，電話轉給妳囉！

櫃檯後方的小居壓低聲音，她曉得這是惡兆。

她是葉主任的心頭大患，沒有人不知道主任巴不得她趕快辭職。在分區的業績中，她待的這間店始終沒有成長。

「妳打算怎麼增加業績？」

她想好了說辭，但主任肯定不喜歡，於是她閉嘴繼續聽。

「有沒有想過，跟其他同仁效仿一下？」他露出招牌牙齒，幾年前是黃的，現在是白的。他不知聽了誰的建議，去做了牙齒美白。

讓茹君不寒而慄的原因是主任很像一種動物，海獅。

老態龍鍾的樣子從很年輕就開始了吧？擺在桌子後方一排照片中，有張是接受公司表揚的照片，他笑得下巴的敦敦肉塊都擠出來了。可是，她知道主任的臉書一上傳個人照，下方就會出現一串不實留言。

帥氣！

主任，工作這麼多年還是凍齡耶！

她沒加臉書，謊稱自己沒在使用，不過偶爾會從同事那裏偷

瞄一下。

主任逕自起身，淺藍色的襯衫繃得很緊，她不想注意，但他的肚子幾乎可以放上桌面。

「妳試試看，把我當作客戶。」

她不作聲。

「妳現在試試看！」他加重的鼻音，顯示他確實瀕臨怒氣邊緣。

她挺直腰桿，流利地背誦，不，幾乎不算背誦了，她自然地道出一間房子的賣點，採光、交通位置、公共設施、周邊效益。毫無疑義，她知道自己準備充分，隨時都可以帶客戶去看房。

茹君猜不出主任臉部表情透露的訊息。海獅就是這樣吧？乍看是溫順的動物，在陸地上龐大而遲緩，但一躍入海中，游得飛快，善於潛水，敏捷效率地獵捕魚，追逐烏賊。

他是獵食者。

選擇沉默的後果，主任碩大的身軀靠近她，像一隻真正的海獅要上岸。她調整了胸前的名牌，繞身轉到桌子的另一頭。主任的眼神定住不動，他的上半身頓時給人一種懸空的尷尬感。

頻繁敲門聲總在她進辦公室後銷聲匿跡。她以為是巧合，卻逐漸認為這是安排。她踩穩腳跟，低頭鞠躬慢慢後退，這樣不顯眼，也不容易惹他發怒。經過清一色土黃的沙發區，她確定自己安全了，才俐落轉身說了聲，謝謝主任。

關上門的瞬間，她沒有回頭確認任何事。她走回自己的辦公室，在小白板上寫上「外出」，沒有人會去查核她，只要她確實跟客戶會面。

依據習慣，她不辭辛勞，偏好選一處更遠的地點，在那個她不熟悉的所在，她能夠安然地依據自己的節奏，看屋，協商成交。她看著預定買屋者的神情，推估他確定下單的指數，通常十拿九穩。

最後一步，她想不透為何總是落空。

我們再思考看看好了。

下次，妳什麼時間點有空？我想要雨天時過來一趟。

對於住所的要求，客人述說著似真非假的荒謬事件，騷擾，跟蹤，凶宅，至於漏水、馬桶不通這些都算是小事了。她微笑著，一開始極其耐心地聆聽，筆記所有需求，她知道這種幾百萬乃至幾千萬的價格，多數人需要用一輩子償還。她必須為往後數不清的年歲，做好最完善的規劃。

她從紊雜的資訊中理出頭緒，交叉比對房屋的合適性，每個人特殊需求頻頻從他們的嘴中滾落下來，大量得像是散亂的碎屑，橫互在她視線範圍。她是辛勞的工蟻，立著觸角朝個方位收集資訊，有時，同伴還不見得願意給她正確的。每棟房子在某種時刻，宛如巍峨看不見頂端的巨大紀念碑，她想為人介紹之前，最好自己先費盡千辛萬苦爬上去，再若無其事地回到地面來。

「哦，這樣啊，好像也是可以考慮，」第二次看屋的客人仍舊回予冷淡。

不在意的語氣，往往讓她心中急了起來，說話語速也跟著增快。

您要不要再來看一下這房子的公設比這邊大多數社區都還要活用空間你看這健身房的器材還有中庭的小花園如果喜歡游泳頂樓還有一座小泳池。

逗點和句點來不及均衡混入，全都飄灑在空中。

「不用了，這種價錢我家裡那個知道會唸死我。還是帶我看便宜一點的吧？」

對方還以一個微笑，嘴角弧度很令人反感又洩氣。不過，理智永遠是她最後的硬底子，她節制而禮貌地跟對方再約了下一次。

離開現場，她的腦中依舊盤旋著那間屋子或某棟別墅的所有細節，外觀，走進門口，繞進玄關，地板的樣式，樓梯臺階的高度，到窗邊時陽光是如何擺布這個空間的？

她想擺脫的複習演練，一再從記憶的深洞裡爬出來，幾乎不走失任何一個細節。可惜，傲人的記憶力卻常常在解說現場失靈。她永遠記得第一次結結巴巴，背稿式的劉樣在客戶面前上演。客戶的臉頓時成了鏡子，把她照得無所遁形。

這回鎖上大門的時候，她刻意鎖得很慢。已經下樓的客戶，

不知道她站在那道始終鎖不好的大門前，紅了眼眶。在這種時候，她會埋怨，卻不知對誰訴苦。

空虛的觸角，從她的灰色套裝長了出來。她舞動著，在城市的一角。未久，她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應該沒有同伴，也不會有什麼甜頭。

因此，這足以解釋為什麼她最常站在主任辦公室，被一頭海獅假意溫柔地教訓著。

公海獅是好鬥的一群，牠們天生有貪婪的求偶本能。偶然見到的影片，出現一對海獅被其他單身公海獅團團包圍的場景。溫馴肥軟的臉，露出競爭的精光，尚未出生的下一代操縱著牠們的行動，牠們進攻這塊區域僅存的母海獅，意志堅定到近乎殘酷。

那張巨脂皮衣下，一定住著另一種生物。這是她的感想。

幾次，不著痕跡將手搭黏到肩膀，要求她再多翻幾本成功案例時下伸至她的腰部。她用手整理了一下襯衫，主任的手因此被迫滑開。

看你下一季的表現啊！主任多半在她離去掩門之前，涼涼送了一句。

她死裡逃生，太嚴重了？頂多算是年老色衰的海獅，一時找不到樂趣，順道搶灘而已。她明白，真正的進攻不僅如此。

偶然從同事那邊知道自己被評價為，很有安全感。

在鏡子前梳妝時，她看著毫無威脅感的五官，像是貓狗。不

是討喜明星相不會引人尖叫說好可愛，可是也沒有人會對她產生過度的好惡。

平平穩穩融入背景，一面牆上貼了一張白紙，上面甚至沒有名字。

她是謝茹君。獨自居住。沒有寵物。沒有情人。

3

妳好美，敬佩妳好有勇氣，繼續堅持，加油！

這幾個月來，世界化約成為一個又一個字體，堆積，停頓，組裝成一架能夠移動的飛行器，透過 IG 和臉書上，俯衝她心上的烏雲。衝破了。可是沒有人有興趣知道，她幾乎花光存摺裡的錢，存簿上虛弱的數字，隨著她住院、復健，逐漸朝零走去。

她應該開口的，多說點什麼也好，可是媽媽每次過來看她，她都只來得及說，沒事。

從加護病房脫離險境後，她感覺說話這麼需要費力，尤其全身都燒疼起來時，記憶彷彿也被烈火赤裸裸地燒開。疼痛到極致就模糊了，無時無刻她都昏沉著，躺看窗外的鴿子爭吵，卻只感覺耳蝸裡有蟲在蠕動。

捕捉好的字句，有時踏不著記憶的邊，很快潰散。

媽媽撫摸她的頭，落下淚。

媽媽過來的時間很長，姐姐過來的時間她不記得了。

所有來看她的人，都比她先哭。於是，她厭煩再聽見自己的名字。她也拒絕鏡子和所有的反光物。

她反對怯懦，她只是被送進一個洞裡，在裡頭經歷的事全忘了。從另一個世界穿梭回來後，幾乎不記得原本的樣子。或者，她本來應該是這樣子？

早知道妳就不要去那個什麼舞會的。媽媽在她忍著痛時，叨唸幾句。

她氣喘吁吁地躺在床上，腦中浮現一閃而逝的，像是一顆烤焦的番茄，一整片無人看管的草原。

謝芳君感覺關節都有蟲子大方地啃噬。

4

許多人曾經問過，妳跟妳妹，怎麼不太像？

謝茹君與謝芳君是雙胞胎。上同一所小學，中學，直到高中才分開就讀。她讀高職，妹妹去了明星高中。

對她來說，修剪布料，踩縫紉機算是快樂的事。她開始在紙上畫出一件裙子，牛皮紙上等身比例再畫一次。畫錯了，擦掉。扁平的尺寸要適應身體，所有的誤差都該斤斤計較。她的老師這麼要求她，妳要記得每一塊布對應的位置，產生的感覺。

誕生一件衣服，不能誤判任何一條縫邊。呼吸的時候，會帶起鬆緊的感受。

她的手成為做事的手，適合丈量物質世界，輕與重，繃緊與放馳，她逐漸喜歡拿起針線，穿透所有布疋，彷彿在布的另一邊存在著什麼，需要她找出刺點。

穿過去，穿回來，她會敏銳地判斷這排線要怎麼走，直到決定作一個結。

結束，她喜歡撫摸由無數小點串成的線頭，儀式一般。有時候縫得不好，得拆線重來，她便花上無比的耐心，把每條線勾出來，鬆綁它們。

老師稱讚她有天分，這比妹妹報告的校排行榜更閃耀發光，雖然只像是一只玻璃杯中的水，卻讓她能夠解釋，為什麼她跟妹妹長得不一樣。

曾經有經紀公司打來家裡，她接了電話，妹妹不在。她一個人站在客廳，看著梅雨季過後，牆角出現的螞蟻。牠們成群結隊，無孔不入，有一隻已經爬上茶几，用特殊的方式呼朋引伴，想要攻佔她的飲料杯。

電話那端問妹妹想不想去試鏡。

不好意思，我妹妹沒有興趣，她要準備大考了，謝謝你。

掛上電話，她蹲下來俯視倒映在眼球上的螞蟻，牠們的觸角靈敏地向四周探去。她用手撥開一隻，另外一隻。她沒想要對牠們如何，可是看來這間公寓將再次被佔領，每到夏天就是會遇到固執的牠們。

她回到和妹妹共用的房間，掃了一次地，又拖了一回。整個房間充盈某種消毒水的味道，覆蓋了她們各自的氣息。

不管螞蟻怎麼橫行，只要不進房間就好。她想。

兼差的母親，白天擔任保母，晚上有機會就接零工。從她稍微懂事以來，這就是母親的日常生活。

父親呢？國小的她，拉著正在廚房煮飯的母親問道。

正在煎魚的母親被弄得心煩意亂，要她後退點，鍋鏟揚起的油花卻濺到她身上。她吃了一驚，大哭跑開。

母親沒有跟出來，她煮好了一桌的菜，在餐桌上跟她們姊妹宣布，父親不會回來了。說著這段話的母親，看起來異常冷靜，讓她不敢提起手背很疼。多年之後，她想起那一天，才知道母親並沒有把父親跟其他女人跑了的事實說出來。

她的手背留下星星般的疤痕，跟她的平凡無奇的五官一起長大。

妹妹高中畢業後，順利進到她心中的夢幻學府就讀，謝芳君三個字被大大掛在她高中母校的紅榜上，謝茹君則勉強進入一間私立大學，一個截然陌生的科系。

荒草中矗立的一棟嶄新建築，始終讓她感覺亂糟糟。幾種磚紅色和灰鼠色交錯的建築，列陣在周遭。努力弄懂課業，已經耗去她太多精力；但奇怪的是，謝茹君的成績開始好轉。她有時從宿舍上鋪醒來，陽光曬得她的額頭有點燙，她摸著頭，恍然自己

已不在老公寓裡。

上課，下課，有男生約的話，就去。

從高職開始的打工不再那麼負擔。她開始變得能夠享受小小的恭維，不需要什麼都自己來，南部郊區的荒蠻給她一種闖路的勇氣。模糊不堪的五官，好像也被一鑿一鑿，闢開涇渭分明的路。

晚自己幾秒出生的妹妹，在北部盆地的中心，畢業之後立刻被科技公司延攬，任職無可挑剔的光耀職位，她認為那很適合妹妹。雖然自從青春之後，她沒有機會特別問起妹妹熱愛的事。

在某種程度上，她特意不在朋友面前談起妹妹，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她曾經聊起，但接著她必須負起把故事說完的責任。妹妹的人生像是一部傳奇小說，而她有辦法說得精采迭起。在言談中，她就是一位魔術師，揮手就召來妹妹，要她在旁串場，出演各個人生劇場的角色。幕起幕落，她的朋友驚嘆她擁有一位如此出色的妹妹，然而她說完之後只覺得口乾舌燥，面對追問，只能微笑以對。

不需要打工的妹妹，她很想對她發一次牢騷。背著書包，補完習，回到家裡躺在沙發上一動也不動的妹妹，白色的制服上浮一層很淡的灰塵。這可能是她的錯覺，因為妹妹很愛乾淨。

不過，蒙塵的樣子使她心意動搖，她到廚房去，撕開一包麵，加了青菜跟蛋，煮好了端到房間去。妹妹已經坐在桌前，準備堆積如山的功課。

哇，謝謝姊！

妹妹彎起嘴角，甜美可愛的模樣讓她也微笑起來。她凝視著盤起頭髮，大口呼燙，又吃得津津有味的側影。一旁的檯燈將層疊錯落的參考書照出斜影，暗住妹妹的肩頭。她戒除宵夜好一陣子了，因為她不像妹妹，她一吃就胖。

身體上的差異，每一個細微的所在，都是齒輪的一環。她偶爾會聽見那不經意發出的，喀一聲，從她腦殼震動出來。

令她胸口一緊的命運般的作用，像是無預警的抽筋。

等到她懂得幫自己這雙手擦除疤乳液時，她只覺得效果太差，她應該早點開始的。

5

燠熱又窒悶的盆地，使她老是頭疼。她去看過幾次醫生，多半得到壓力太大的結論。什麼藥也沒領，就回來了。這種生活的小困擾，吸血蟲般攀附著她，甚至深入她的眠夢，使她容易被惡夢召喚。

手機一拿起來，她現在固定打回老家：妳不要想太多，記得三餐要吃。茹君不提自己的新困擾，只勸起媽媽別再操心生活，照顧好自己。

媽媽的聲音在電話另端聽起來有點心不在焉，聲音不太真實，隔了一層膜似的，每個字送到嘴邊都缺乏生命。失血的對話，

媽媽有時就這麼拿著話筒，遲遲沒有掛斷。

先這樣，媽妳早點睡，掰掰——愛妳，謝茹君說。

她實在極不喜歡每次都先掛電話，既顯得她無情，也令她下次更提不起興致。然而，她再怎麼樣都會自我為難，去做所有她覺得應該如此的事情。唯獨聆聽夢的腳步，放任它的到來，是她不知為何如此的任性。

對於洶湧而至的夢，她有時看得出起點和終點，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於變動，點換為終點，起點走到最後仍是起點。無數密集的点所形成的世界，目眩神迷。弭平了時間的作用，她瞬間能觸碰到過去的一霎，從那一瞬間感知到的情緒，撞擊她進入一個全然失落，或是快樂的世界裡。感受散裂開成億萬分子，在那個無所遮蔽也無法定型的世界裡，點化為面，將她包裹進去。

惡夢總有這種本事，抽去她靈魂中心，還給她一具仍有心跳的身體，告訴她，妳還活著。

自極度驚恐的狀態醒來永遠令人困惑。上個禮拜，她所夢見的便是天災地滅，傾覆的土地自無互的遠方開始劇烈搖動，地面凶狠龜裂，成排的高樓，有些攔腰而斷，有些直接跌入巨大的坑洞裡。黑色是險惡的，腳下沒有一塊地能夠讓她前進。她待在原地，看著突然起火的建築跑出人們，他們離得太遠了，看起來微如蟲虫。她卻清楚知道他們為何呼喊哭叫，隔得再遠，火焰無情的力量，耗去所有呼吸的空間。

一群危在旦夕的人，宛如泥土，即將化歸大地。

走在騎樓，繞過滷味攤與並排的機車，躲開沒有清理的珍珠奶茶餘漬，她的腳走上一段長長的上坡，前方就是醫院。還未走到大門，已經有幾臺輪椅，幾位拄著復健拐杖的患者從她面前經過。

謝茹君依然不習慣這種事。她想停下來攙扶，因為遲緩而艱難的喘氣，讓她不自覺呼吸緊湊起來。她想起幾位很早離世的朋友，她並沒有照看他們從生到死的那一片刻，死就這麼突襲了他們。

惡夢成真。

不久前的末日，由惡夢轉存於她的腦，不停播放，她為了這份驚恐而去藥房買了安眠藥。用一顆小藥丸，封印彷彿有呼吸心跳的厄運；伏住它的惡意，不讓它與自己的大腦產生關連。

搭上電梯，轉進病房，她讓自己穩穩前進。

拉開布簾，床上躺著的是被紗布包得密不透風的臉，床邊的牌子上寫著，謝芳君。

妹？

近乎不敢相信，她輕聲喊著。

妳是她的家屬嗎？一名護士剛巧走過來，在一旁跟她解釋了何時會甦醒，何時要換藥的注意事項。

她的耳朵如此脆弱，事實成為純粹的惡夢。

她與妹妹從未有過雙胞胎的雷同事件，唯獨人生徹底毀壞這

一段，她們竟在起點歸零重逢了。

6

謝芳君拆開那盒包裹後，擊中眼簾的是曾經屬於她，又不再屬於她的東西。

一只手錶，幾張卡片，便箋，一本相簿，抱在手中並不重的包裹，俱是她幾乎忘卻的物品。把這些全都攤開在床單上，數了數，十七件。十七件的意義就等同全數曾經餽贈出去的時間。她當初如何在茫茫的時間之流挑選，捧著它們？記憶斷裂開來，使她一嘗試回到氣爆瞬間，餘震就使她昏眩目盲。

至於男友，他似乎是忘了過來，他傳了簡訊，寶貝，很抱歉我被公司派去出差。知道妳的狀況，讓我好心疼。請妳一定要保重自己。

他是公司即將進軍大陸的一軍。曾經單腳下跪乞求，謝芳君，請妳嫁給我。

她都不記得自己回答什麼。

回答本身像是迴力鏢，她越是想要記起那個瞬間，越是感覺到疼痛。

現時此刻，她伸出她的手臂，再伸出她的雙腿，回到家之後，她一天要確認好幾次，這是她的。

她曾嘗試把手交到另一人的手裡，她幾乎要成功了。那個會

稱呼她寶貝的鄭禾，他出現在病床一頭，面容模糊。他摸了摸她完好的部分，憐惜地。

她願意與痛苦搏鬥。

跟她一樣願意的人，都忍不住痛苦呻吟，一天過去，還有無數的明日。白色的地板，白色的牆面，白色成為一無所有的暗示。

陪著她的媽媽因為悲傷而萎縮，看著她因為嗎啡而好轉的呼吸，看著她閉上眼睛暫時睡著。她記得，疼痛感綁架了每個行動，每個事件都必須刻意覆誦，才能建立邊界，銳利起來。

遇到越多她無法應對的問候，茹君就加重那只牢籠的厚度。久而久之，她覺得那種半透明的，帶有壓克力質感的器物，才是她本身。她的形象對別人來說逐漸艱難，他們在路途中遺漏了某些拼圖，卻又耐著性子堅持在她面前完成。

那不是我。

當全身開始發癢，每個毛細孔都急著要透氣，眼淚會不自覺落下。她從一開始的咬牙，到最後只任憑險些化為泥的身體，盡量還塞在模具般的壓力衣裡。

媽媽經常幫她拍打身體，鬢角冒出汗來，但雙手卻沒有停止。

謝芳君趴在床上，窗外時不時飛過鳥群，牠們振翅停在電線桿上，不一會兒又飛到幾枝橫出的樹枝上。牠們每一種飛行的姿態，都是自由本身。她其實沒想什麼，眼淚卻流下了。她費力地想停剎，水氣卻還是印到枕頭上。

公司送來慰問金，還有一束花。百合花的花粉，讓她打了一個噴嚏。其他點綴的滿天星和喚不出名字的，她用手撥點花蕊，對他們露出微笑。

知道自己不能應付，她裝得疲倦至極。他們的眼神果然變得既抱歉又驚恐，託辭離開了。

說好要來探望的人，漸漸只剩下個位數。

到了秋天，唯一的姊姊說想帶她到郊外走走。

7

茹君替妹妹芳君檢查過安全帶，才關上車門。這臺二手車的車內空間不小，雖外型不秀氣，但她覺得剛好適合她跟妹妹。

度過了噬人的盛夏，這臺車現在開在省道上，一切順暢。

等等要轉縣道，芳君說。

決定要去的地方，離家大概一小時多。妹妹總是很心急，她說的等等，還是很久之後的事。

茹君辭去房屋仲介工作的那天，她還記得主任複雜的神情。他看起來像是錯過了什麼一樣，卻也沒有開口慰留。存簿裡的一小筆存款，夠她承租一間小店鋪了，她想。

副駕駛座上的芳君，她剪去的頭髮重新長長了些，在半開的車窗旁，被風吹得凌亂。不過，她的神情平靜，身上穿了一件開滿紫藍色花朵的洋裝。這些跡象讓茹君心情也好了起來。她還在

等媽媽複檢的結果，可是透過車窗斜射進來的日光，在她的脖子、前臂累積溫煦的，值得生活下去的溫度。

「等一下會經過舊鐵橋。」她瞄一眼妹妹。

「好像是，是不是之前媽媽有帶我們來過？」

「可能還有爸爸。」

「是嗎？」

「有啦！」茹君堅持。

芳君笑出來，「那等一下到的時候，打給媽媽。」

「好。」把媽媽託給阿姨照看，這是她掙扎很久才做的決定。等她們開車到目的地時，應該媽媽也午睡醒了，那時，就可以撥一通長長的電話，問母親今天要做些什麼？

遠離溽暑的南方，對她們來說依然很炎熱，只是空氣乾燥起來，鼻腔清爽，心情坦然無波。來到媽媽的故鄉，為的倒不是妹妹，而是身體突然倒下的媽媽，攔下住了幾十年的公寓，搬到一間郊區的平房裡。

跟她們想像的不同，在這裡找到離醫院不遠的平房不大容易。四五層別墅，對媽媽來說反而又貴又不實際。但最終，他們還是很幸運地透過媽媽之前的老朋友，租到一間還算寬敞，附有一個小庭院的平房。

秋天剛冒出頭來，南方的野性仍綠，不過夕照漸次推得早，開車時很明顯能感受到必須催快油門，才能趕在太陽下山前到

家。趕快趕緊煮一些簡單的東西，讓三個人在餐桌前，對著殘餘的夕日吃飯，成為一道寧靜的儀式。

輕夾起菜餚，放到嘴中細膩地咀嚼，她們並不多說什麼，一旁的工業電扇沙沙轉動著，隔著衣服，把身上的汗都逼走了。

空氣帶出薄透感，讓人想出門去確認外界的變化。

在老家，一次也沒想過去近郊看芒花。那在忙碌的生活中太奢侈了；若是約會，又太寒酸。

然而最近光是待在院子裡，血豔的朱槿就隔著竹籬，極妖麗綻放著。母親坐在輪椅上，一語不發，她那如枯柴橫陳的皺紋，意外地與朱槿產生微妙的共鳴。她不看花，只是微閉眼睛，而那時凹削的雙頰，竟有朱槿的色澤。茹君心念一動，踏出門，沿著圍籬植有拔高的欒樹，結了綠實的苦棟，馬櫻丹錯落的花蕊，細密如畫。她推著母親走出去，又繞了附近的巷弄。近乎闕寂的深巷，但通過時，發現屋子裡其實有人。她點個頭，繼續走下去。母親沒有說什麼，只是微微嘆了口氣。

茹君於是提議到高屏溪看白芒花。母親喊著腰痛，說不去。芳君則緩慢咀嚼碗中的湯麵，視線在母親身上停留一會，答應了。

新建的大橋在前方延伸成為一面靜止的巨濤。她不清楚自己為什麼這麼想，她熄了火，打算跟芳君一起走到橋的中央。

印象中，她們姊妹已經多年未曾這樣並肩走著。

茹君刻意腳步放得很慢，她隨時準備停下來，用一種若無其

事的姿勢看風景。

不過，芳君實際上強壯得多，她已經可以走得穩健，每一步踏在地面，都不再有強烈的猶豫。

茹君想起那個蟻患的初夏，連浴室也能爬滿令人厭膩的螞蟻，那間老公寓。那一日，電話來得險惡，她以為腳踝又被螞蟻狂妄地咬一口，肘窩刺痛了一下。湊近看去，卻一隻螞蟻也沒有。她沉默地看著腳上曾被攻擊而留下的小傷口，手背上淡如星沫的疤痕。

她遵循電話的指示，來到陌生的院址。

拉開布簾，妹妹的臉讓渡給紗布，茹君看出許多傷口正嚴厲地發痛。

「是那邊嗎？」芳君問。

「好像是吧？」茹君眯著眼，逆著日光，聽見橋墩下轟然巨響的溪水聲。

在眼前橫幅展開的灰階風景，淡灰的鵝卵石從岸上鋪進溪水之中。細碎砂石則在和床邊際裸露，難以計數，有些被水流反覆沖洗，顏色泥灰。這些之外，溪水全不客氣地吞吃了。它豪吞強飲，讓激盪的迴旋不停朝著更廣大的水域前進。

「聽說一直走到那邊可以到出海口。」芳君說。

茹君點了頭。她知道芳君事先上網查了一點資訊，她老是這樣的，連出門玩都要做好百分百準備。

她跟妹妹再往中央走近，這時，幾乎在同個時間點，她們屈身貼緊橋上護欄。

芒花——

無數白色虛點累積，仰賴一支支細桿子撐在砂地上，再看，那是家族般的陣仗。

眼神平移開來，則有恆河沙數，磨碎的細柔灑了整片大地，萌然開放。在盡頭，徐徐吹來的風，舞弄河床一帶，諦聽，懷著虔誠許下的心願，無人察覺的心事，就從這片搖著頭的芒花飄送到空中。

她伸手一抓。

「妳在做什麼？」

茹君又隔空一抓，放進嘴裡。

「沒什麼，聽說願望會實現。」

「喂，妳騙誰呀，那是飛機才行吧！」芳君反駁道。她真是一個甜美的女人，連反駁時，晃動的馬尾仍然生氣勃勃，散發迷人的氣息。

芳君賭氣空抓了一個。

茹君向著慢慢滑落到溪水水面的太陽笑著，她也再抓了一次。

她決定再看一會兒夕陽下的芒花，再打給媽媽。

〈溫度〉評語

李志薈

〈溫度〉是描寫一對雙胞胎姊妹心境轉折的故事。姊姊謝茹君平凡低調，妹妹謝芳君秀異可人。但突如其來的巨變降臨妹妹身上，大浪也跟著襲擊姊姊和整個家庭。因為巨變，彼此的差異逆轉，也可以說重新歸零。生命歸零之後，轉變有了契機，和解因而變得可能。

作者文字頗好，敘事也皆有巧思。尤其是姊妹之間互相較勁或互相疼惜的幽微心境隱隱躍動，頗能牽引讀者的心緒。八仙塵爆的背景讓這篇小說有了關照和現實的支撐，也豐富了文本中的文學意象。唯一小小的缺點：姊妹兩人的差異和傷害，以及當中轉折的力量稍嫌不夠，是可惜之處。

小說最後一幕寫得很好，姊妹偕母出遊，那種不說破，卻了然於心的和解，有種是枝裕和《海街日記》的味道。所謂「溫度」，原來不是粉塵的灼燒；而是那個讓人眷戀的，親情的力量。